皇清經解

仁
478
35

仁
478
35

史學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成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無冰則冬恒燠矣

三月作丘甲

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衞伐齊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于晉齊實怨之至是將伐我而我爲預備

文瀾所錄有物

12
門號卷

因作乚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正謂修此兵賦也但乚甲不可解在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井司馬法作解似乎可據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乚四乚爲甸則乚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法則云四邑爲乚乚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乚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今魯以用兵之故增益兵賦以一甸所賦之車責之一乚故曰乚甲則無論國家增賦必正多加少若以四乚之車而責之一乚則四倍加賦定無是理乃即司馬法而周禮小司徒註所引與此不同彼以百井爲成戎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其出車之井與甲士徒卒數俱不合且此司馬法者非他郎齊景公時司馬田穰苴所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改管仲內政竝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間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甲截然不同古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都鄙賦車而甲楯諸器則皆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皆頒自司馬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輸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則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未有出車而可名出甲者自春秋之季將變車戰晉魏舒毀車而爲行吳以百行爲萬人帶甲三

萬曾三家將作三軍亦願毀其乘以作行兵而行必帶甲如
成十八年晉胥童率甲八百以攻郤氏襄二年楚罷齊帥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國語吳有水犀之甲三千卽宋鄭
小國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討西宮之難子孔
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相爲防守則其時之崇卒而尙甲
爲何如者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
者以犀甲櫜盾贖罪而楚爲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
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令
賦甲使每丘出甲若干勒以爲謂之丘甲蓋賦以丘爲準
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丘足矣亦謂丘有十六井可相準耳
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郈以叔孫氏之甲出于郈門哀十
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是也若穀梁謂一丘
士農皆使作甲則驅四民而爲工勢有不能若胡氏據唐太
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四丘出七十五人止
三甲今增二十五人使一丘出一甲可得四甲則周制竝無
二十五人爲一甲之事且僅增人數則旣非賦車又非賦甲
直是季世抽丁之法全非古制況周禮大司馬起徒役法凡
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卽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故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不問車甲但徵徒兵在周制
亦自有法何得遽以唐制溷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宣叔名許文仲之子以齊難乞盟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劉叔貝）

前文十七年周大夫甘歜乘戎飲酒敗戎于郟垂而戎憾之至是年春晉侯使瑕嘉（嘉卽詹）平戎于王王使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卽王季子）以爲戎無備可乘間也叔服（內史）諫阻不聽遂伐茅戎而敗績焉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我圍龍（魯邑）壅門（攻龍邑門）龍人囚之齊侯請勿殺不聽臏諸城下（臏傑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杜註無丙戌在五月一日）

衛侯以齊師伐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值齊師自伐魯還遇于新築石成子（卽稷石孫）欲不戰孫子不可遂敗績時齊人將獲良夫幸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稱新築人猶孔子父鄒邑大夫稱鄒人類）救之得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竹公劉叔作手）齊師敗績

孫良夫還自新築不入國遂如晉乞師會臧宣叔亦如晉皆主卻克晉侯許以七百乘而卻克請增之至八百乘遂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此以前

盟鄄道時晉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不至且帷婦人以觀克而笑之故以報也至是臧宣叔逆克從齊師至于靡笄齊山名

齊高固入晉師投石以嘗之癸酉師陳于鞌時齊侯以逢丑父爲車右急于戰不介馬而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而猶鼓未絕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逢丑父與公易位欲代將公也及華泉驂絓于木車止丑父下公取飲公逸韓厥獲丑父獻之郤克克縱之齊侯還軍使軍人求丑父三入三出言出入晉軍也晉師乃入自上與擊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以佐也紀甗齊國名同叔子爲質蕭國名同叔蕭君之字子者女指齊侯母求成吾人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君之也難斥侯母故曰蕭君女也公羊作蕭同姪子註蕭同國名則國非戎狄無二字者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則益無解矣

其好異而無理如此且使齊封內盡東其畝壟畝東行則晉可循壟而逢齊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盡東其畝則君車便利其如先王之制何時魯衛在軍者皆諫曰齊疾我矣遂許之書例凡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其書二使者必兩事使也至于行師則諸卿並書一則重兵事一則本國與列國有異此與後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例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袁婁

袁婁齊地是時晉人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先路革路木路三命之服三帥三卿本三命故魯以此賜之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舉車輿師主兵候正主斥候亞旅次于卿者皆受一命

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蜃作炭埋壙燥濕益車馬多齊車道車廐車并馬之類始用殉俑葬曰殉俑者偶人也古用芻靈周用偶人杜註誤孔子謂芻靈爲善俑爲不仁則此時無用俑者矣故曰始用若用生人殉則前文十八年秦伯卒以子車氏殉何得言始杜又誤矣蓋用生人者戎狄之禮中國無是也重器備明器有干笮甲櫜備儀之物櫜旁飾椎牆之類有翰檜翰旁飾椎牆之類檜上飾荒齊之類此皆王禮

庚寅衞侯速卒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晉師敗齊時魯衞與焉及齊使國佐求成而晉不許則魯衞與有請焉故晉于盟爰婁時令齊還我汶陽田而至是取之

取者不以好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衞

宣公之世楚强而晉弱故宣公使大夫求好于楚而楚莊既卒宣公亦薨值晉景嗣興卻克秉政之際遂藉晉敗齊勢使然也乃楚復責好魯衞以宋鄭陳蔡從之我齊患此非背楚實執三國已事移之魯衞則以宗邦望國而奔命强大辱之甚矣然而罪在晉楚仍不在我者以我固無如何也時楚師救齊以魯衞皆在晉軍遂移師侵衞并侵我及陽橋魯地孟孫請賂之乃以執築男工執針織紝女工皆百人并公衡爲質公衡成公之子此時可爲質則必始娶之勝所生者楚人許平其不書侵我并納質諱國辱也此文例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地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鄫人盟于蜀
公乃與楚公子嬰齊莊王之弟
楚卿也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曹諸國大夫盟于
蜀其不書蔡侯許男者傳稱楚共王不在軍而蔡景公當王
車之左許靈公當王車之右是二君者共乘一車祇得爲楚
王車左右之御士非國君也故不書此文例也若列國大夫
俱不稱名而稱人則五國知名五國不知名遂略之也左氏
以此爲置盟置盟者竊盟也言畏晉之知而竊與楚盟則不
然天下無十一國共盟而猶謂晉不知者且楚師實臨我晉

不能救而禁我之求成不得也況書法無貶例也此與隱三
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例同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前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衞及魯衞惡之至是會晉師并曹
宋伐鄭左氏誤謂討邲之役夫邲之戰在宣十二年是時楚
方伐鄭鄭幾滅矣晉以救鄭而致敗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
以晉敗故如楚謀晉而于是晉討鄭貳經書晉侯伐鄭見在
也今相距十一年經時書楚師鄭師伐衞而此請大國之師
方合諸侯以報之而仍曰討邲之役其于夫子之經一概悖
盡吾故曰左傳策書但當敘事若偶出一意以解經文必致

大誤卽此是也

衞侯與宋公俱先君未葬宜稱子而皆書爵者以是役魯爲政而衞副之不當以非禮之事顯咎人國故隱而書爵且是役已敗傳稱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鄙敗諸巳與皆鄭地鄭皇戌如楚獻捷是諸師敗績而皆不書一諱國惡一諱國辱也

辛亥葬衞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宮也（羣公廟皆稱宮）災者天火也廟災哭三日禮也按新主入廟禮無明文惟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禫縗之後以禫月遇吉祭（時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祔祖而不以妃配必踰月吉禘然後遷主于禰廟名曰新宮今宣以二十年十月薨則成元年十一月爲大祥二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則禫已踰月正二十八月吉禘之際其名新宮則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胡氏謂不稱宣宮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實爲非禮則不惟不曉禫後踰月正當吉禘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空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卽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之未名爲禰廟自伯禽以來卽已有之雖名爲新宮而實卽舊廟並無新造之例是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并祧合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而然

後新王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禰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
吉禘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
無主之廟可虛懸一座以稱新宮者況檀弓云有焚其先人
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又誤解檀弓疑是先人生
平所居之室故謂先人之所居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
所居卽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弔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
禮之不講而妄議哭法徒增人笑耳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
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
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
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且厚葬焉見前非禮也卽矣凡此皆書事而義自明者
何則二年八月卒三年二月葬義可知也不然此時書例亦
何難去日去謚如俗所云而乖不一及何耶

夏公如晉

惠盟蜀之不得已也

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許久服鄭隱十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
國嗣此經屢書鄭伯伐許爲討貳也及僖六年楚入圍許後
則鄭不能再有許矣今乃以許恃楚不事鄭而興師伐之則
鄭以强大凌弱小罪在强大此一定義例而又以己所服事
之楚而徒以許故而隱與楚爭此在義理與事勢兩有未便

而謂鄭可爲之乎故夫子于鄭之伐許凡二年之間三致意焉

公至自晉

是時晉與楚求和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此邲之戰爲晉所俘者以求知罃凡爲楚所俘者楚子許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田之邑也齊不伏取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墻

廧咎如者赤狄之別種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種中故復討之據傳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八字而左氏以己意釋此句今闕之耳

冬十有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皆爲晉來尋盟恐貳楚也荀庚者荀林父之子元年齊將伐我臧宣叔與晉侯盟于赤棘宣七年衛侯欲爲晉致魯而使孫良夫來盟至是皆尋之其兩盟兩日以各聘不合故也二卿不繫國以承上晉衛文也胡氏襲劉敞之說謂書及不書公見二卿之抗二卿不繫國見遂事之專則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時齊求成未敢抗也且以君命來未嘗專也然而書及不書公書國佐不書齊何居

鄭伐許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將出叔姬故來朝修禮以告其故焉

夏四月臧孫許卒

公如晉

楚鄭襄公三月而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以禮及公歸欲求成于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然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雖強非吾族也乃止

冬城鄆公作運

鄆魯地名冬而城鄆亦與時合但文十二年已城諸及鄆矣此又城之豈一地兩城耶按杜氏于前城鄆註云此是東鄆爲莒魯所爭地今所城爲備晉而設即後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者其地在魯西名西鄆與前不同

鄭伯伐許

此鄭悼公也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踰年即遣公孫申帥師以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許田是時晉欒書荀首士燮俱帥師救許伐許取鉏任泠敖之田以鄭方事楚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己伐鄭賴楚使子反救之以

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與鄭訟而鄭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固（鄭穆公子）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于晉先與晉趙同（趙衰）子盟于垂棘（晉地）而于是晉楚之爭鄭則以楚鄭之爭許而又一變焉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此大歸也大歸猶稱杞者雜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杞餘見前年來朝傳

仲孫蔑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餽之名所以畏

晉而申敬禮者穀齊地

梁山崩

記異也傳曰凡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服）乘縵（車無文飾）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以禮以行禮之神）梁山晉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此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

同盟蟲牢爲鄭服晉也時天王崩四十日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曾朝周而宣王褒之諸侯事四親自高祖而上則皆祧之魯惟伯禽不祧今魯以尚武功之際特立武公一宮爲不祧之廟其名宮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之廟亦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謚一以崇武也其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王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伯禽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惟崇武故特加文字以與武相對左氏斷以已意謂以羣之功立武宮（羣戰見前二年）夫羣非魯功雖旁人皆知之豈有魯君臣親受晉辱而肯貪晉功爲己功者若如宣十二年楚子云爲先君之宮以告成事則此係行軍之際各載遷主以出戰而及乎戰勝則就其戰地設宮告主如大傳所稱牧室爲牧野告勝之處何嘗在國中特立一廟且其所載主雖係遷主然實稱祖禰尚書所謂用命賞于祖會子問所謂以幣告祖禰是也其于武公何與焉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此晉命衛討宋也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衛伐之是時晉伯宗夏陽說同衛孫良夫甯相并鄭人及伊雒陸渾諸蠻戎一齊出師然師過衛時見衛不守備夏陽說即欲襲衛若全不知有孫良夫甯相之在師者然則

衛之在晉雖不得當次國然亦何至卑弱如是故此不書晉并不書諸國及戎而獨書衛大夫帥師侵宋使晉之惡衛之辱求其事而皆見焉大夫何庸侵宋哉嗟乎衛自顧且不暇乃侵宋哉

夏六月邾子來朝邾公作邾婁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此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晉命魯討宋也三年公會宋伐鄭四年宋使華元來聘五年仲孫蔑如宋是年冬公與宋公同盟于蟲牢未嘗有隙可乘也以受人之命而遣將興師公行侵掠耻可知已故不書

晉命一似我之自爲之者雖諱國辱乎然而晉之惡我之辱求其事而皆見焉此文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以服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誤

據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禦諸桑隧上蔡地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欒武子武子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皆不許遂止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邑即淮南下蔡縣

前宣十四年楚圍宋還子重請賞已以申呂之田申公巫臣獨不可謂申呂成賦以御北方若賞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將至漢矣子重怨之當楚討陳夏歸在宣十一年楚子欲納夏姬巫臣諫止焉及子反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之人也是天子蠻姬鄭穆公女其兄靈公殺死無後殺御叔其夫弒靈侯即陳靈公孔寧儀行父與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所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楚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乃使鄭召姬而待已于

十郊在寅月十牛在子月饑鼠鼷鼠今名鼠狼是也未卜日不成牲故稱牛餘見前

吳伐邾

邾小國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言無相恤者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鄭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

冬十有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孫敖會晉荀罃于蟲牢

鄭伯髡頑如會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伯髡頑卒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楚邑即淮南下蔡縣

前宣十四年楚圍宋還子重請賞已以申呂之田申公巫臣獨不可謂申呂成賦以御北方若賞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將至漢矣子重怨之當楚討陳夏歸在宣十一年楚子欲納夏姬巫臣諫止焉及子反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之人也是天子蠻姬鄭穆公女其兄靈公殺死無後殺御叔其夫弒靈侯即陳靈公孔寧儀行父與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所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楚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乃使鄭召姬而待已于

鄭及楚共卽位將伐魯陽橋之役使屈巫卽巫臣聘于齊且請師期巫臣乃盡室以行就鄭娶夏姬使介反幣復命而奔晉因卻至以臣于晉晉使之爲邢邑大夫至是子重子反滅巫臣之族盡殺子閻子蕩及淸尹弗忌襄老之子黑要而盡分其室巫臣自晉貽二子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乃請使于吳晉侯許之見吳子壽夢而悅之留吳以一偏之車九乘與一兩之卒二十五人并其射御教之以乘車戰陳而使之叛楚且盡其子狐庸爲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焉於是會馬陵而復以馬來之入子重乃自鄭奔還計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凡蠻夷之屬楚者吳盡取之而于是晉復强而楚乃頓衰

冬大雩

衞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者良夫之子衞定公惡之乃奔晉其奔也獻晉所食戚邑衞侯如晉晉反戚邑焉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一終

嘉應張嘉洪嘗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成公八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地而爲齊所侵者二年以從晉伐齊而歸我三年以齊不伏取而與師焉今已七年矣又使之歸齊何以處魯魯亦何以自處時季文子雖有辭然不敢顯言第于餞晉使時私言之嗟乎晉無道如此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復侵蔡以六年救鄭時已侵蔡而未得志也至是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而大獲焉鄭之反

覆其又得以侵小如此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傳云聘共姬也共姬爲穆姜女成公姊妹士昏禮有六禮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宋共公也納幣者聘共姬則止有行聘納幣二禮與士不同

禮五禮四禮之殊而諸侯則止有行聘納幣二禮與士不同

又昏禮無主人以婿不自主須父母命也天子諸侯總無父矣此稱宋公則必并其母亦無有者說見前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初趙嬰盾子朔原屏放諸齊原屏趙同何屏卽趙括嬰兄也之妻

莊姬怨之至是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二族爲徵晉乃

殺同括惟朔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得免其稱國殺并稱名俱是書例使以同括爲無罪耶則與陳殺其大夫洩冶例同以爲有罪耶則與晉殺其大夫里克例同餘見前

史趙世家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而子孫在朝何以懲罪乃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而滅其族與傳頗異且其辭甚直其理甚正其事亦不可爲無據此必當時有其說而戰國以後尙相傳爲實錄者祇史遷記事極疎謂趙朔妻係成公之姊則文公女也未有趙衰娶文公女者且此八年殺同括在晉景爲十七年非三年也凡此皆存之以置勿論者然要其說則何可廢而其孫朔可並娶其女

哉

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左公穀皆作錫

召伯召桓公周卿士也禮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及諸侯卽位之後如文元年毛伯來錫命僖公命同而此在八年之秋故杜氏以爲來朝而合瑞焉但賜在卽位之後朝在其前耳然已在十三年矣緩也乎春秋十二公惟成朝京師僖公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圭有志者所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乎否耶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于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與文十二年穌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鄆人伐鄆左公穀皆以叔孫下別作一節

晉士燮來聘特謀伐鄆以鄆事吳故也夫吳伐鄆時伯主不能討吳以辟後患徒使受禍之國以苟存而乞成者乃甫成而討貳之師集于城下亟盈貫矣是時公賂燮請緩師燮不可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鄆

衛人來媵

此以我將嫁其姬而來致媵者禮諸侯娶夫人則兩國來媵每國三人謂之九女以本國一夫人一姪兄子一娣弟兩國皆一媵二姪一娣也但左氏謂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則春秋媵多異姓卽此亦儼然有齊媵也又國語云王御不參一族正

謂非一姓豈左氏自矛盾耶柳王禮異耶若公羊謂媵止二國無三國媵者則此年衞媵明年晉媵又明年齊媵儼三國矣惟徐仲山春秋日記有云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姪娣總名少少或一或二不必定三故有三國來媵之事以爲三國亦九女耳此說近之至于十二公嫁女不特共姬然此特詳者公羊以爲聞其賢而來媵則共姬以守禮宛豈能預知且春秋何特齊晉何國何有乎一女子之守禮而爭來致媵此不過以魯係宗國其生平儀節往來在諸國久行不廢不當以輓近降殺而在我則方畏彊大值齊晉侯虐之際而尚能致媵則他時不記而此獨記之以飾大體此正春秋揚美諱辱之微情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衞地

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則當廟見舅姑以成婦禮今國君夫人于三月後則其舅先公早已在廟夫人之家當遣卿聘問致成婦之禮在他國來謂之來聘在我國往卽謂之致女此恆禮也胡氏謂遣卿非禮則桓三年齊侯使弟年來聘仲年介弟然亦卿

也此何所分耶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人既而楚反賂鄭鄭伯復會楚公子蒲之盟鄭既受命于晉矣晉以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晉縣而遣成于鄀至是鄭伯如晉晉人殺之其無道如此楚乃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駹行成晉人殺之

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作運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人乃獲楚公子平而囚之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乃圍莒而莒城亦惡遂潰楚乃入鄆左氏曰莒無備故也又曰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前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至十五年而秦人伐晉已報之矣至是必驅白狄來以答白狄之役

鄭人圍許

鄭伯執于晉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圍許以示之暇且若將改立君者而緩爲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魯邑冬而成城書時也且言急備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乃不郊

禮以啟蟄祈穀正周三月也凡卜以旬日當三月正郊之時已三十矣至是四月又兩卜合得五卜而不吉則後此將春分矣郊不過分遂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前年公孫申有改立君之謀立公子纁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太子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時晉侯有疾乃生立太子州蒲爲晉君而會諸侯以伐鄭其直書晉侯者其惡也杜氏曰父不父子不子一國兩君大亂之道也于是鄭子罕賂晉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受盟以子駟爲質皆穆公子而

鄭伯得歸

齊人來媵媵有遲致者以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畏晉如晉親弔已非禮矣晉人復止公使公送葬是時諸侯莫在者而公獨送焉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初晉景之未死也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前馬陵之戰所獲者）曰南冠（楚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曰泠人也（樂官與）使操南音（楚音）范文子曰此君子也（以不忘楚）會晉侯方慮楚將以飾好遂遣鍾儀歸而使之求成楚乃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而修好焉及去年春晉復使羅莅（晉大夫）如晉報公子辰之使而未反而晉景死至是公如晉弔晉已止之送葬矣復疑魯之曾通楚也曰將侯羅莅反驗魯虛實必不與楚通而後得歸自去年秋七月至此春三月已閱九月矣公乃不得已而乞受盟焉夫友國相恤貴撫以德乃徒恃彊暴以加于宗邦已則求敵成而反忌人之往來凌弱虐小莫此為甚

左氏無識徒詫晉君臣之能勤以范文子欒武子知莊子韓獻子作人求善為之鋪張而胡氏拘迂全以晉順楚逆為諸國向背之斷其于事理之得失亳釐不解惟夫子傷之自晉會赤棘以後凡受盟受伐取田歸田如晉還晉皆一一詳載而于作丘甲城中城立武宮諸綱繆事且三致意焉世尚昧其旨何也

晉侯使卻犨來聘已丑及卻犨盟（犨公作州後同）

卻犨來聘且涖盟犨求婿聲伯以其外妹（出母之女）之嫁施氏者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聲伯曰吾不能殂亡（言不與則殂亡矣）婦人遂行

夏季孫行父如晉

此報卻犨之聘且亦泜盟而經不書者必不成盟或晉君不
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初以齊見侵不得已乞事晉爲鞌之戰絶前好矣至是齊君
新立乃復聘于齊而修成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周卿士名楚而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
食采于周者 王之族且與伯與周
士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晉
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
宋華元善于楚令尹子重又善于晉欒武子聞晉使羅莅求
成于楚而楚子許之將復命矣華元乃如楚復如晉合晉楚
之成使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東門之外而後會瑣澤以
合齊魯使聽成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地
闕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時召公佐師且卻錡將事甚不敬故不書召兵而
書乞師以諱之後凡書乞師皆可

三月公如京師

赴晉名過周因朝王焉其不書朝者文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及諸侯朝王畢遂從劉康公成肅公皆王卿士會晉侯伐秦於時欒書荀庚士燮郤錡韓厥荀罃趙旃郤至郤毅欒鍼俱在軍夏五月與秦師戰于麻隧地闕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其不書王人者爲王諱也不書秦敗者故闕之也皆文例也不然未有公在軍而不知有王人兼不知秦敗者此不須告也按杜氏云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經據簡書傳據策書策書既存簡何得闕孔氏又謂經之闕漏以策書所無也

今傳反有者必當時簡書尚有此文故採而入傳則是其簡其策在夫子作時必有一存而一闕者而夫子卽因其已闕而故闕之蓋甚不取乎逼王人脅列侯越疆夸界動中國之衆以報私憾而徒博此區區之一勝也

不更女父是爲秦不更之官而名女父者漢書稱商君爲法于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其爵級凡二十中有不更左庶長右庶長諸名此傳有不更而裹十一年傳又有庶長鮑無長武則必春秋時秦先有此官而後漸增之以至二十非盡商君新立名也唐啖助趙匡據此疑左氏秦人在戰國之後故有此官而陋儒遂謂其傳爲漢人所造夫左氏卽秦人後于商君然豈不知爵級二十爲商君所定而反以其名強人之

魯成襄秦桓景之間以自取敗滿是癡兒也且諸官實不自
商君始也史記秦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
殺又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此皆在春
秋之末秦孝公用商君前者卽商君初說孝公孝公拜爲左
庶長是商君未立法前且身爲其官矣卽商君誅後毀其所
立法而庶長疾戰修魚庶長章擊楚諸名仍存未嘗以毀法
而去之也啖趙本無學而陋者又從而和之夫爵級中有大
夫名矣將妨大夫亦秦末官乎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

時成肅公與曹宣公俱卒于師成肅公不書諱王辱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當曹伯死晉師時公子負芻與欣時皆庶子也負芻爲居守
使欣時迎曹伯喪及還而負芻已弒太子而自立子臧卽欣時
將出亡國人從之至是旣葬負芻慮國人有變告罪請子臧
反子臧不得已乃反國而辭采邑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前七年衞定公惡孫林父而林父奔晉今衞侯如晉晉侯強
使見林父而衞侯難之及衞侯還則晉使卻犨納林父于衞
衞侯欲不從夫人定姜勸之曰不從將亡晉見伐必亡雖惡之猶

愈于亡乎乃受之而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成公逆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子罕（公子喜）伐許爲許所敗鄭伯復伐之入其郛許人平以（四年鄭公孫申彊許田不得叔申之封今許以申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楚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以己字）歸父走之齊而嬰齊無與至是卒以大夫禮葬而書之于冊其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賜以經于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解春秋不顧前經因不曉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而于是以兄爲父以父爲祖喪生倫亂昭穆滅理傷教由春秋始矣夫歸父奔齊並未絕嗣原不必爲後即欲爲後而大夫繼曾不繼統亦並無有弟爲兄

子子爲父孫之理蓋以繼統言則僖兄爲子閔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卽父子也以繼爵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總謂之大逆而乃以大逆之事在經傳所本無者而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據之亂臣賊子不絕于春秋而反興于後此之解春秋者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歸下有之字

此曹伯卽負芻十三年殺太子自立者故執歸京師使天子治之時諸侯欲立子臧子臧棄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公子貞莊王子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盟在十二年子反不從遂伐鄭并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公穀宋殺六字宋魚六字俱各一節

宋共公既葬以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桓莊之族皆以次爲卿會司馬蕩澤謀弱公室而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不平將

奔晉左師魚石者蕩氏族也與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徒鱗朱
太宰向帶少宰魚府五人皆桓族惟華元與司徒華喜爲戴
族司城公孫師爲莊族故魚石欲止元而魚府沮之曰右師
反不討桓氏乎曰反則討止及澤耳不反必以晉楚之兵來
無桓氏矣魚石乃親止華元于河上元請討許之元乃反使
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澤字）而魚石向爲人鱗朱
向帶魚府畏以同族故并罪故出舍睢上以示將奔乃華元
固留之且親留之而五人不從及元反而魚府始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至登巨望之則右師
果馳歸決睢水閉門登陴以防變于是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奔楚徐仲山曰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

或曰以奔晉告則未有未奔先告者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丟氏而稱字
于耶吾耶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
疑書例多省文兩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此必簡牘有脫誤者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著木成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伐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以還大夫敗鄭師于汝陂退不設備鄭人覆之獲將鉏樂懼以還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公以甲午晦別作一節言晝冥也晉侯下又作一節言晉侯以下合作一節　鄢陵楚地

前年楚伐鄭鄭與楚成至是晉侯將伐鄭欒書將之士燮卻錡荀偃韓厥卻至皆在軍卻讎徵齊衛之兵欒黶來乞師三國兵未至而晉師起鄭人乃告楚楚子救鄭以子反將中軍子重子辛佐之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欒書不可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可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晉侯陷于淖欒鍼掀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令射錡中項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投養由基所射無不殪晉師不能從子反乃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以圖復戰楚子召子反謀值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楚子曰天敗楚也乃遁范文子立于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卽子反也十五年伐鄭背盟以致敗故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方晉之來召兵也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魯邑已赴召矣叔孫僑如宣伯欲去季孫季文子孟孟獻子而取其室穆姜助之姜成公嫡母與僑如通請逐二子而後行公難之姜怒會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乃申儆備
庶弟
設守使孟獻子守公宮然後行故不及會宣伯使告卻犨曰
魯侯待壞隤待勝者而歸之也晉侯怒不見公此不諱者家
難不可沒然亦以甚晉之惡故書之
公至自會左連上作一節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受晉命會尹武公王卿士及諸侯伐鄭諸侯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鄭東地不敢過鄭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使叔孫豹僑如弟
逆晉師而己爲食于鄭郊以待之四日不食晉師未至不敢先食諸侯
遷于制田知武子荀罃又以諸侯之師侵陳并侵蔡未反諸侯
又遷于頴上既而鄭師夜突出諸侯皆失軍晉之虐諸侯如此

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晉侯赦曹伯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前奔宋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致其邑與卿而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公作招苕晉地
宣伯惡卻犨使執季文子殺之晉從公所執季文子公還待
于鄆西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曰宣伯之情君知之悉
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臣者魯國
社稷之臣也二臣朝亡則魯必夕亡夫亡魯以屬齊楚治之
何及時卻犨與聲伯善前十一年卻犨娶聲伯外妹欲爲聲伯請魯邑以
赦行父聲伯力辭之會范文子亦爲言謂信讒慝殺忠良不
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冬十月魯人出叔孫僑如叔孫豹僑如同盟之公未

歸而國人逐之諸大夫共盟以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犨盟于扈歸
刺公子偃乃名叔孫豹于齊而立後焉宣伯弟卽叔孫穆子也立之爲得臣後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晉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卽穆姜所云皆可君者然不及公子鉏必宣伯與偃別有謀也故不書殺而書刺刺者訊也謂訊得其情而後誅之也說見前
十有七年
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孫結
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名伐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國語註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于柯陵今經無此文因伐而盟之
秋公至自會
據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然奔命極矣
齊高無咎出奔莒
據傳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齊侯夫人鮑牽鮑叔牙會孫見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名慶克而教之夫人怒會齊靈公從晉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先閉門索客以備姦

穴夫人懿靈公謂高鮑將拒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子）國子知之公乃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時鮑牽弟國在魯齊人名鮑國立之（爲鮑氏後）

九月辛丑用郊

周九月爲夏七月無郊之禮且用字無解此必經文有脫誤者若胡氏謂以人饗則必曰用于郊且此何人也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公作軫穀作辰貍脹地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若胥克子也怨卻缺廢克在宣八年與嬖人夷陽五長魚矯之（鄢陵所囚）告公曰是戰也卻至實召楚君（楚共王子囚子反之子）欲乘敗而奉孫周（晉襄曾孫即悼公）以事楚公信之以告欒書書亦忌卻氏曰其有焉會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予將作難胥童請先殺三卻卻錡將攻公卻至不可胥童乃與夷羊五帥甲攻卻氏先殺錡與犨而至欲出奔追殺之皆尸諸朝且劾欒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名士匄士匄辭名韓厥厥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
況君乎乃先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使荀罃士魴迎周于京師 即孫周也而立之朝于武宮逐
不臣者七人 夷陽五之屬
楚人滅舒庸楚與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也下同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初高無咎之奔莒也 在前年 其子高弱以盧 高氏邑 叛慶克帥師
而圍之時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
克而佐亦畏禍而據穀以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至
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伏夫人宮并
殺子國勝而使勝弟國弱嗣國氏後
公如晉 朝新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
楚鄭伐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 皆十五年奔楚于
彭城以三百乘戊之而還 左氏書復入例與經不合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謝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書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華元告急于晉晉韓厥爲政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鄭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地闕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以先君將

楚請先歸

丁未葬我君成公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二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乙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三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襄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襄公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杜曰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鄫人圍宋彭城

前年夏楚伐宋納宋魚石于彭城而去其冬宋圍彭城楚復同鄭來救之宋告急于晉故十二月晉爲虛打之盟以謀伐宋仲孫蔑與焉至是會晉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取魚石向爲人鱗朱向爲人帶魚府兄弟五人歸而寘之瓠丘其不書降

晉者以外事略之也若彭城上加宋字傳以爲特別于楚且不繫叛人以成宋志則不然楚未嘗取彭城而有之何必別楚魚石兄弟亦偶據彭城並未嘗爲楚所封公羊妄說而君其地又何必不爲之繫且魚石兄弟本是蕩氏卽宋桓之族亦非宋之一字可以絕其繫而懲其叛況此入彭城圍彭城與哀二年瀏聵入戚齊與衞圍戚無異彼當夫子在衞時不書衞字則此非追書可知大抵史官不一人此時史官書宋事又各有書法往往多書宋字以志異而別無義例如此事始成十五年經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連書五宋字既則十八年經書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連書兩宋字此皆一時之書法無所爲者不然書宋彭城不以宋地與叛人也乃歷書宋魚石則早以叛人繫宋矣以宋魚石守宋彭城夫亦孰得而絕之是時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爲討齊以太子光爲質于晉後凡盟會有齊世子光以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
鄫公作合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乃復侵楚焦夷及陳時晉侯衞侯皆次戚以爲援兵焉

孟子定五伯之罪惟在摟諸侯以伐諸侯今晉悼爭伯全用此術日役使諸與國以啊喝此諸小國幸吳方逼楚楚罷奔命晉得以稍逞其威然而齊魯衞之侮辱與宋鄭陳之炮割

則慘極矣胡氏不解論世祇知向晉爲順向楚爲逆而不知向甲而乙爭之師臨城下國已垂滅而甲不知救則不得不與乙平及平乙而甲之討貳者其樓伐之師又至城下則向背順逆將何取正先仲氏嘗讀宋史嘆太王避狄未爲失計夫天之立君本爲民也君不能庇民而致使百萬生靈日供慘戮我何以自安春秋自文宣以後大之爭小實類于是故徐仲山曰春秋小國當守鄭公子去疾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其大國當守晉韓厥之言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言勤救其急若以晉楚分逆順是監儒前見不足道也此爲名言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縣名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周簡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時天王赴未至

二年

春王正月楚簡王五月而葬也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成公夫人襄之嫡母也初穆姜成嫡母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櫬者親身棺也天子四重諸侯三重其親身者名椑卽櫬也頌琴雅琴　季文子取以與夫人焉成十六年穆姜欲逐季文子故惡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更事晉以息爭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此晉伐喪也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伐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名莱子　使其子會葬者　莱子不會故曼弱城東陽以偪之　東陽齊近莱之邑　叔孫豹如宋　聘新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前此會戚謀鄭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　虎牢鄭邑時屬晉　蓋嚴險之邑爲地利所必爭者菊恐齊貳于晉而滕薛小邾俱不至欲借城虎牢以覘其向背至是獻子通諸齊以全其好故諸國皆至城虎牢而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以多受小國賂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公子罷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强之始）

楚子重伐吳爲簡（楚練也）之師克鳩茲（在蕪湖東）至于衡山（在烏程縣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楚人笞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而於是楚頓衰

公如晉（卽位而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樓（晉地）

公與晉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因合諸侯使士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與士匄盟于邴外（邴水名晉乃會王人單頃公及諸侯同盟雞澤晉地時齊世子質于晉故以從晉復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春秋書同盟一十有六然並無義例不過日共盟已耳若謂以王臣預盟爲同則洮與翟泉皆會王人而皆不書同若謂諸侯同欲故書同則現有齊侯

不欲而盟之彤外者矣釋例之不可據每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以楚弱求成晉侯使和　組父告諸侯以誇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而僑始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其不書諸國者省文也祇書叔孫者詳內而略外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此時惟許未來服故伐之

四年

春王正月已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此不知何事如晉左氏以爲報知武子之聘夫荀罃來聘在元年冬迄今已四年矣中間孟獻子會晉于戚又爲晉城虎牢又公親如晉及歸又如晉會雞澤又叔孫穆子爲晉盟諸大夫豈有至此未報聘者況左氏于荀罃來聘下明日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荀罃之來大國聘也公之如晉小國朝也夫朝即報聘矣左氏自爲例而自牴之如此吾但知有經而不知有傳夫然後夫子之春秋見焉然則經之沒于傳也不既多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後同

此成之媵襄之母也時公方七歲而定姒又微季文子將不

使殯廟古制皆殯廟故三代之殯皆在階上三禮出自戰國妄解殯廟是朝廟夫朝與殯何涉不襯複見前不虞既葬之祭而匠慶諫之且曰君長誰受其咎遂如禮諸侯五虞

又匠慶請木季孫曰略言任憑掠取之也時季孫曾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將爲己櫬匠慶乃掠而用之季孫無如何

餘見文五年傳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謚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左氏曰聽政也謂受其貢賦多寡之政也且親喪未五月而即往聽政然則魯直以天子之禮事晉矣時公請以鄫屬魯謂可稍助魯貢賦以爲晉司馬徵發兵賦之用名爲官命晉

許之

陳人圍頓

前此雞澤之盟陳人背楚而歸晉晉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爲其叛也時冬月出師而今年之春楚師猶未歸而駐于繁陽楚地韓獻子患之曰言于朝然仍不即救則亦何賴有晉矣幸陳侯初卒楚人將伐陳而聞喪而止得以稍解萬一如鄭成公卒前二年晉師伐喪將若之何今頓本服楚楚使伺陳人之間而陳反圍頓以啟楚釁且受命于晉而晉不之禁是禍小非慍小也故經于司馬侵陳略而不書而弟書陳之圍頓以見後此之被伐皆陳自爲之晉成之而楚無與焉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初立且初服晉又與公爲雞澤之會故來聘公子發者子產之父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作繒）

公再如晉時請以鄫屬魯故邾莒伐鄫而臧紇救之敗于狐駘檀弓所云魯人之髽而弔自敗于狐駘始者是也即國人亦有誦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至是則叔孫穆子同鄫世子名巫者受成于晉以謝鄫屬魯之命此是實事故後此經書滅鄫書如邾書如晉皆以此爲根據而公羊好誕遂爲鄫子立莒甥以絕祭祀謂之滅鄫則于策書實事既無可據且即此經前後文皆不通矣吾不知胡氏何以必遵之而不一顧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吳地）

吳以不會雞津故使大夫壽越如晉謝之且請更會晉乃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嗟乎魯衛之受晉命乃爾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之故云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以屬鄫不利（以前年爲邾莒）

所敗故使鄧大夫聽命于晉而自爲會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之在戚會者除吳人外皆受命于晉而爲晉戍陳其獨書我魯不書諸侯者以諸侯無受戍之理且不逐衆戍一若我之自戍之諱國辱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穀曹伯下有薛伯莒子邾子滕子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之貪欲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力不能有陳帥師伐之晉復會諸侯于戚陳子囊乃不如舍之其冬諸侯戍陳子囊乃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向作喪主宰旅具也家器爲葬備無私積無藏金玉其公儉如此

六年

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張弓貫弱頸近于囊首平公見而惡之曰司武司馬而楷于朝難勝任矣遂逐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穀作繒）

魯不能有鄫懲狐貉之敗而反命于晉聽其自輸貢賦而自與於會則魯之任莒滅鄫而復與邾平雖不無過弱非恤隣之道然其無負于鄫則尚可原也晉不能衛鄫及既滅又不能討莒以還鄫乃復來責魯必使季武子如晉而聽晉命焉行伯者如是乎故夫子于滅鄫始終連書之以見晉之肆魯之不振失恤隣之道但書事而義皆見焉

冬叔孫豹如邾

以魯之滅鄫復徵前狐貉之役如邾聘且修平焉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聽命杜氏曰聽命者受罪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以馬牛百匹賂齊寺人宿沙衛而還其年秋齊名萊子使送齊宗婦之會魯葬者而萊子不至因使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圍萊築堙環萊城而傅於堞遂入萊萊共公奔棠（萊邑）晏弱圍棠而滅之還萊于郯（還放郯國）陳無宇（齊大夫）獻萊宗器于襄宮（齊襄公廟）高厚（高固子）崔杼定其田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此祈穀之郊必在建寅月啟蟄之後春分之前周夏四月卽夏之春二月也春分爲二月中氣三十日則在分後矣故不從則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不從也餘見僖三十一年傳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昭伯者叔仲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卽周禮遂人也）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此强私家之漸也）

秋季孫宿如衞

傳言報聘非是衞剽聘在元年未有七年始報聘者覩是冬孫林父來聘則必此施聘而衞卽報之不然我七年一報而彼不踰時而又來聘必無是理魯衞爲晉役而已好未修故至此爲一修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穀作漷鄟地）

此本以救陳爲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無志于救徒驅役諸

侯之師而觀望不急前也此文例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戊卒于鄛頑公穀作原據傳鄭僖公穀作操

公以不禮子罕子駟兄弟在道被弒因以瘧赴于諸侯此原

可疑子罕子駟皆鄭穆之子當僖初立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一時稱盛未必即行此大逆之事且未有君不加禮而臣即可以推刃者特公穀謂公欲如晉而鄭大夫俱欲從楚相爭不下因以被弒則直是造事叛經之言而胡氏又恪遵之夫鄭之服晉見于前經鄭大夫之欲從晉見于前傳當鄭成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卒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秉政者徒以公遺命而不即許及晉城虎牢而鄭諸大夫即翕然歸晉而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

者諸大夫也經左氏作傳在文宣以後多用晉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于二年城虎牢後則三年盟雞澤五年盟戚歷歷書鄭于晉侯衛侯之下即戊陳救陳鄭皆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弒果由如晉則鄭僖卒後諸大夫正可叛晉而歸楚之時而考之經文則今日莊僖公明日即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彊獻楚捷焉經書夏莊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純乎誣經固不足怪宋儒極稱尊經致三百年來不知夫子有春秋而祇知胡傳乃其叛經悖聖至于如此豈不可嘆故吾于文宣以後不甚信傳以晉君臣之極惡而策書揚之比于周文如

祁奚舉賢魏絳戮僕諸事與經何與而至于經文前後疏密煩簡則蛛絲馬跡夫子實有意焉如此經鄭君道卒其被弒與否有策書在但從其所告書之而其義則專爲晉欲爭勝而不能庇小徒日役諸侯之師觀望道路致有死于役者有逃歸者嗟乎行霸惡習流毒如是夫子所爲一舉筆而三致意也

陳侯逃歸

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之中出而告急以爲可以卽救也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隰以待諸侯之師夫城鄭救鄭戍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所謂祁奚爲元尉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元候羊舌職知鐸遏寇爲軍佐與尉訓御訓卒知義知禮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觀于道而迎頌于國者何在夫如是則安可恃矣是以楚圍之急陳人大恐其大夫慶虎慶寅使人于圍城之中出告楚曰吾使公子黃而弟執之楚人執公子黃二慶乃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之卽于亡也懼有背吾君而屬于楚者陳侯乃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也夫十二月甫會鄫至正月而卽如晉何其勞也夫卽此七年間公如晉者三如會者五魯大夫之奔命者十有三矣

夏蒞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

鄭人特晉于先君甫蒞即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莊公子國子尚幼　鄭人皆喜惟子產不悅曰此禍也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不即至乎晉楚伐鄭鄭自今不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會邢丘者所以命朝聘之數也惟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餘即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尚在晉觀經書公至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也宋儒無學蘇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人所以誇衆而胡氏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為大夫執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頻首而聽命者也晉為不道定事大之禮自為典制以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節四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頻首聽命亦甚無禮而況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尚在晉而不使與會公亦稍知與會為非禮故雖實在晉而但使季孫聽命而不嫌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君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于壇坫之下方為得禮解經至此墻地矣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間者隔一歲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朝聘即三歲一朝

較天子爲減而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卽會有不協卽盟此晉
文晉襄私定之[illegible]後君行霸因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
命[illegible]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鄙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鄭諸大夫欲從晉者半從楚者半然
而晉救卒不至乃及楚平使告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儆師
徒以討亂略因討蔡俘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
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
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夫民之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
乃人人愁痛並不知吾等爲誰所庇而但知窮苦而受盟焉
將安禁之晉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告晉而卽安于楚
君之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

嘉應李 恒春舊校
番禺陳 起榮新校
去庚申補刊

春秋毛氏傳襄公九年至十二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九年

春宋災公作火

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作救火之政使伯氏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以泥水塗之陳畚挶土器具繩缶汲器蓄水潦積土塗廻丈城繕守備恐因災有變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向以表之使樂遄庀刑器防有干犯舊註誤防妖宄不測使西鉏吾庀府守守府庫令司宮巷伯儆宮守宮禁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用馬祭四城以禳火盤庚宋遠祖以配火神

夏季孫宿如晉

八年晉士匄以公朝報聘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四月而葬速）

此成之嫡母襄之祖母也成十六年姜通于僑如欲廢成公因遷姜于東宮至是薨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氏曰十二月無己亥日正義曰此十一月之誤）

諸侯伐鄭季武子與齊師宋師從晉中軍門于鄭門衛師曹人邾人從晉上軍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晉下軍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晉新軍（新軍步卒行栗表道之樹）且令諸侯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使病者歸養（晉虎牢以示必下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姑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必如此方有辭于鄭不然兩大無雄雌而徒強鄭服則楚來救鄭而鄭復屬之矣故無咸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猶愈于戰夫暴骨以逞不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同盟于戲鄭服也至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力強要鄭伏）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愁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徐仲山春秋日記曰晉悼爭鄭不惟無禮亦并不強不可以庇民故子駟載書之言痛心傷骨呼號搶攘之中復寓諷言晉聞之而無慙色無悔心不當前謝罪引師而退直蟲豕之不若者左氏能記此詞而復揚晉德稱爲三駕之師嗟乎寃哉

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而要言焉書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即前所門三門　閏月是年無閏月閏爲閒之誤月爲日之誤謂一門各攻五日欲以苦鄭即前知武子所云三分四軍法也戊寅計癸亥至此剛三十五日濟于陰阪侵鄭別邑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勢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是役有鄭成而經不書不與成也有晉復伐鄭而經又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夫鄭亦何罪欲伏之而不能庇欲與人爭強而不能與戰徒役諸國之師以久勞于外而胡氏尚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眞明于戰陣之法夫晉固不師然列國之爲師久矣晉固不陣不戰然鄭之受人陣受人戰亦已多矣然且不敢與强大戰而其門三門分四軍積一十五日而且陣且戰何其勤也夫暴骨以逆在己不可而在鄭則可是尚爲能明戰陣之法也乎夫子傷之故不書鄭成不書晉伐而特于楚之伐鄭則鄭重書之以致意焉若如杜氏言經書同盟而鄭之受成在其中則成十七年柯陵之盟晉侯會諸侯伐鄭而自爲盟斯時鄭未嘗受成也然而書同盟其謂之何

時襄公年十二禮諸侯十二當冠晉侯問季武子且請冠具

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始祖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乃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夫以伯主之威使宗國國君不冠于國而冠于道路其橫極矣春秋重禮例而此獨不書諱國辱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爾晉不我救則楚強矣遂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楚未能定鄭遽歸乃左傳襲晉策書文妄稱晉侯息民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夫三駕者三與師也一駕在十年師于牛首經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有盜禍不得已服晉而楚救一至晉師欲逃卽繞鬻�browser強爭進夾水駐師而宪不敢犯楚師而遼巡引還是一駕一而不敢與楚爭也二駕在十一年師于向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是也爾時鄭甫服晉而楚子囊與秦師俱至鄭復迎楚與秦楚二師同出伐宋而晉不敢救是二駕而不敢與楚爭也三駕在其秋觀兵鄭東門經又書公會晉侯（及宋公等十三國）伐鄭會于蕭魚是也爾時鄭不得已又服晉而楚約秦師救鄭惟恐晉不出直入晉地渡河與戰而晉師敗績其明年楚公子貞復伐宋戰于楊梁報伐鄭之役而晉又不敢敵是三駕而皆不敢與楚爭也夫以三駕並不敢爭楚之霸王而反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此固晉國春秋誣妄鋪揚之詞左氏無識而採入之

與吾夫子之春秋全然相反而胡氏又曰三駕不能爭雖城濮之戰亦何以過又曰自此鄭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夫鄭以厭亂之故自晝策以謝楚師而一意歸晉楚亦以厭兵之故又值吳患遂舍鄭不爭而聽其自便此眞負天之功以爲己力者欲知春秋何不于夫子經文一再讀之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會吳者謀病楚也吳子壽夢卽後稱吳子乘者其不稱子外之也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十四年會吳于向虺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穀作傅

偪陽妘姓楚附庸國晉侯藉諸侯之師兼恃吳勢滅之所以病楚故舊史祇書滅偪陽而夫子特加遂字以誅其意以爲會相者固滅偪陽所自來也是以既滅之而必以其地予宋謂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偪陽而楚子囊卽與鄭子耳同出伐宋所以報晉也此夫子春秋也

初晉荀偃與士匄請滅偪陽而封宋向戌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及圍之弗勝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以步卒輦輜重如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有攻門入者偪陽設版作懸門從門上垂下以截攻門入內之人鄒人

紇卽叔梁紇夫子 抶之以出門者抶舉其懸門以出入內之人 又有狄虎
彌挾大車輪作檐楯以右手拔戟當一隊之人百人既而城上
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絕其布堇父墜則又懸之再絕再墜
至墜死而蘇復上如故偪陽人謝之乃取其斷布狥師三日
以示勇然而城固終不克荀偃與士匄請還師荀罃不許乃
限七日克遂滅之以其地封宋向戌戌辭乃與宋公宋公享
晉侯于楚上秦桑林之樂商先王樂乃以偪陽子歸獻俘于武宮
既又以偪陽妘姓不滅其祀使周內史選其族嗣令守祀于
晉之霍邑其曰使周內史者假天子之命一若天子復其祀
周禮內史職所云內史掌冊祿廢置是也傳又曰師歸孟獻
子以秦堇父爲右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
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既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不可子駟
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遂遣
皇耳帥師侵衛衛人追之乃獲皇耳于犬丘既而楚子囊鄭
子耳侵我西鄙復圍蕭宋邑克之夫春秋魯史也楚鄭伐宋尙
書之豈有伐本國而反不書者此意服虔能道之服虔云其
不書者以公親從晉伐鄭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之
故諱之也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命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齊世子光未命天子見十九年傳則當繼子男之後觀前祖之會列小邾子下可驗也今忽跨滕薛而上之傳稱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師遂長于滕此似可據但後此亳城蕭魚二會未聞其先莒邾至師乃公然兩列其名在莒邾滕薛之上則似夫子之書法全不在此或亦告文本參錯而簡書依之故爾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據傳鄭子駟當國與尉氏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五族有隙五族聚不逞之人因八年所殺公子斐之徒以作亂時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盜將盡殺之攻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惟子孔先知之得免盜乃劫鄭伯以如北宮子駟之子子西公孫夏不能追盜子產公孫僑者子國子也先戒衆官設守備謹府庫蓋藏而後成列而出以車十七乘攻盜于北宮盡殺之僅有奔者特鄭當積亂之餘復遭盜禍自此厭亂不能與諸侯爭矣此亦晉楚爭鄭一大節目故夫子備書焉其不稱大夫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舊說非是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公穀楚公子下別作一節

諸侯之師受晉命以城虎牢於以逼晉而夫子特書曰戍鄭虎牢不書諸侯者責在魯也夫魯宗國也其可受強大之命以偏同姓諸侯國乎經凡不書列國者皆屬魯事　特書鄭虎牢者責不當戍也夫此誰之地而可以戍之也乎　杜預謂晉欲還鄭地故牢時何曾欲還鄭乎且夫子特書魯以見晉志夫戍虎戍而並不及晉是魯志也不通甚矣然且承上冬文不另書月日以示乘盜禍之後急以偏之故楚之救鄭一若幸其急至者蓋一書而數義備焉

據傳不止戍虎牢晉使諸侯戍虎牢而己復城鄭之梧制諸邑以迫脅之使士魴魏絳守梧制而經不書者惡其事也惟時鄭不得已又與晉平而楚子囊忽救至荀罃欲退師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　謂諸侯同逃則增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有去志必不戰矣我服晉晉必去不服晉晉亦必去晉去楚必圍我總之晉在必去何如服楚亦可以使楚去于是夜涉潁水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有何罪不如置鄭一怨隙之地使楚去後我可來伐若今即伐之則楚必救之戰而不勝爲諸侯笑矣夫勝可必乎不如還也于是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三駕之一　如此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大司馬職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傳所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言成爲大國祇得半天子而爲三軍是也魯本大國則自宜有三軍而至是而始作者以大國稱爲元侯可作師以承天子而次國小國則祇帥貢賦以從元侯之征行此舊制也至文宣之際王室衰微政在伯主伯主自立一貢賦之法量諸國大小以責車役致大國三軍皆自貶損其軍以冀免貢賦故魯在文宣間不知何時減去一軍而至是季武子連歲從征攝晉楚之強思以自振又其時車戰稍壞值毀車爲行之候將征人以充步士于是取舊制三軍後祇存上下二軍者增一中軍于其間又將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卽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爲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以三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然且增軍士之數或加什伯以益一軍漸將變車乘而爲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羨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爲軍而并邑稅亦盡征入己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爲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并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而半還之公傳所謂三子各毀其乘季氏卽以其乘之人與其役邑俱人之已否則徒役邑稅俱倍征之叔孫使其徒役

子弟盡爲之臣而邑稅不征孟氏卽徒役子弟亦半使爲臣是也當是時惟恐伯主責大國貢賦故叔孫穆子不肯作恐不能久行也季氏使詛盟以示必行而後昭五年則仍舍中軍而不能竟行

天子六軍以六卿將之大國三軍以三卿將之且每軍各有副貳則雖三軍亦用六卿如晉行三軍每出六卿以將之至作五軍則以十卿領之是也公羊謂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其說難解如謂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至行軍時則祇用司徒司空而不用司馬如緜詩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乃召司馬故但有上下二卿而無中卿今增一司馬官謂之增中軍則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主伯亞旅立政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阪尹未嘗以行軍而缺其官況行軍最重司馬司馬者主兵政之官也故傳凡敘戰亦皆以司馬爲政緜詩所云召司徒召司空者此太王遷都作室之官非行軍官也如謂司徒司空皆卿一人大夫二人惟司馬卿一人大夫亦一人今增此大夫一人謂之增中軍則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皆卿一人中大夫二人未嘗于司馬有所缺也凡此皆說之周章無理者至穀梁謂天子六卿諸侯一軍誤認晉曲沃武公以一軍興而不知其初之以都邑而簒侯服本屬創事非嘗制也不然晉清原之蒐共作五軍鞏之戰始作六軍豈大國有五軍耶唐啖氏謂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則直杜撰立說無憑無據之語以

此解經何愁聖經不晦蔑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說見僖三十一年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厭亂極矣乃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強而晉合十三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急救我耳晉能急救則楚當避晉何道而可使晉師爲我致死使楚不復來而後可終事晉也子展曰吾苟侵宋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楚盟則晉怒甚矣晉近能驟來而楚遠不能吾重賂晉師而然後謝楚則或可免斯難乎于是先使疆埸之吏惡于宋致宋來侵鄭然後子展出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合十三國之師伐鄭宋門東門晉營西郊衛侵北鄙諸侯師于向圍其城而觀兵南門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鄭與盟也亳城鄭地

鄭人乃乞盟同盟者鄭與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其盟詞有曰若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詞如此而既而鄭卽從楚不顧渝盟者蓋欲因之以謝楚而非背晉也以爲其謀固然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以救鄭來而諸國之師已解去遂伐宋但是時囊邀秦師並來救而鄭即從之經不書秦人而反書鄭伯者深子鄭之善自謀也當是時楚已在鄭意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悉師至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乃會于蕭魚三日乃赦鄭囚毀斥堠禁侵掠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乃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樂師名廣車軥車皆兵車淳十五乘淳耦也謂兩十五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合廣軥革歌鐘二肆懸鐘十六爲一肆及其鎛磬鎛鐘鎛磬皆倚歌者女樂二八晉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嘉其和戎狄而正諸華爲有功也夫晉楚爭鄭在絳亦偶一與師至三駕之出絳並不與乃金石之樂祇以子絳而營偃劬句諸君徒事勞苦而並不一及且十二國君奔命暴露連年累歲而歌鐘鎛磬曾不得比于郜鼎之取與濟田之歸同澤安在況師中之賞最貴明信鄭之賂晉本屬鄭謀而爲之史者實以此張晉之功已爲可笑且此與和戎從無干涉雖三駕七合國語七合諸侯總不如和戎之善然而鄭賂全不由此吾故曰左氏鋪揚悉本之强晉策書之謬文不足道也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舊例書至必以後事初公以伐鄭往而既盟于亳城則宜書

公至自會乃書公至自伐鄭者不與其盟也以鄭將變盟也此以伐鄭往而既盟蕭魚則直書公至自會與其盟也以鄭有此盟而其後可不用兵也雖是時秦復救鄭次年楚復報晉取鄭仍爲鄭用兵而經書並不及鄭一似與鄭絕無與者益喜鄭謀之從此定也雖然公以年少初立十年之間凡書公至者不一矣三年兩書如晉兩書至四年書如晉至五年始歸而始書至五年又書會晉七年又書會晉乃不書至以是年陳侯逃歸鄭伯死于會惡其會遂不書至以示變也八年春卽書如晉至夏而始書至九年又書會晉至十年始歸而始書至是年夏始歸而秋又書會晉至冬盡而始書至至此年春書會晉秋書至秋卽書會晉秋又書至則其

齊命道路無堉刻之安爲何如者然且在途加冠在晉朝正者非一年誰爲爲之以至于此夫子書至此亦傷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霄）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言將他事也）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言非講好則大爲震攝）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其後用公子囊言仍使歸鄭）然自是楚無意爭鄭矣

冬、秦人伐晉

據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直入晉地與晉士魴戰于櫟晉師敗績經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且以絕夫後此之爭鄭者也

十有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部

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前此曾伐我東鄙以彊鄫田至前十年秋乘諸侯多事復伐我東鄙則強抗甚矣今不惟伐鄙又且圍邑其能已乎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作運

季武子乃救台遂乘勝入鄆以報見伐且取其鐘以爲公盤經書遂者與之也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公穀以大夫無遂事爲言此是妄語而胡氏又從之則必如後世之承廟算以取進止致强敵在前而不敢問可乎況以小抗大又實無道且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若漢五行志引劉向傳謂季武子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故隣國不和伐我三鄙 秋鄆人伐南鄙十六年齊侯伐北鄙連此東鄙爲三鄙 則莒人伐我早見之八年之間此時三軍尚未作也事外聞論全不考本末而信口妄誕皆害經之學觀者察之台魯地鄆莒地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魯立文王廟以爲周公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城外同姓于宗廟宗子所自出名出王廟其名宗者以宗子所出也同宗于祢廟同族自高祖以下小宗也祢宗廟 是故魯宗于周公凡蔣茅胙祭皆周公支子別封爲國 臨于周公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那凡蔣茅胙祭皆周公支子別封爲國 臨于周公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那

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經不書報晉取鄭者以爲鄭從此可不爭也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報士魴聘也

嘉應李子恆春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春秋毛氏傳襄公十三年至十七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會

夏取邾公作詩

邾小國名婁之邑據傳邾劓分國爲三部魯以師救邾既而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作蠆

前年楚共王卒吳伐楚喪爲楚所敗而告敗于晉至是晉復

會諸侯以謀之傳曰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叔老叔孫齊子

卽叔肸孫也以叔爲族是時亦爲卿禮聘使盟會皆一卿一大夫

卿爲正大夫爲介今魯特遣二卿以尊晉極爲無禮而春秋

書法則惟本國征伐詳內略外備書正介兩人而聘使與列

國征伐則雖有二使而祇書一焉今夫子深惡晉惡不諱國

辱特書二卿以爲魯恥此皆舊史所無有而夫子特增之者

蓋晉自文襄興伯以後約七十餘年泗上十二諸侯無日不

從征從會至晉悼尤甚此雖勉應亦可憾而況復尊之故夫

子破例於諸國大夫有名者皆書曰人而於本國二卿則併

書其名以示恥焉或曰據傳宋華閱仲江齊崔杼衛北宮括

俱在會彼何以不書而此獨書豈彼不恥耶曰此正所以深

責魯也例無卿大夫與會有名氏而不書者今列國皆不書

而獨書魯且備書二卿寬彼正所以責此且亦惟恥之故責

之益深恥夫兩卿之可以已也或曰魯敬晉使兩卿故晉亦

敬魯兩卿而書兩卿于告文夫子之加一卿者從告文耳則

不然列國諸卿皆在會豈有告文去其名而但書兩卿以告

者況崔杼華閱公孫括皆名卿也告文敬魯卿豈不敬諸卿

而乃無故而盡去其名而獨告此魯兩卿世無此理或曰傳

謂崔杼華閱皆惰慢夫子以惰慢貶之故不書則從來惰慢

皆實書其名而後可曰某惰某不敬傳文可考也今名且無

有誰爲惰慢且春秋書法並無以惰慢去名者正義曰仲尼新意吾亦曰仲尼新意益意固有在而人不識也若書鄭之公孫蠆則鄭初與會特表之非恥之也此又一意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蠆公作蠪

此則仲尼新意之尤顯著者據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櫟之役也在十一年晉侯待于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而諸侯之師及涇而止皆不肯濟益亦厭擾伐之無已時也惟叔孫穆子豹賦匏有苦葉決意先濟叔向乃具舟濟之而鄭子蟜蠆見北宮懿子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乃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焉秦人毒涇上流諸侯之師多死者惟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諸侯之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成軍而退是時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惟余馬首是瞻欒鍼曰晉無此命也余馬首欲東耳乃歸而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子指荀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于是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耳爲秦所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惟欒鍼厭弟嘆曰是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兄弟在戎路恥尤甚焉乃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厭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子殺余弟也弗逐余

將殺子而士鞅奔秦則是濟涇之役在本國尚不欲往至諸侯之師則全不欲往者而叔孫穆子與子蟜懿子三人實勸之進之而毫不知恥故當時齊之崔杼宋之華閱仲江輩亦仍在軍經但書三人而于諸大夫皆不之及益亦甚惡夫諸國之從伐秦而三大夫且勸進之也

然則鄭公孫蠆之書名表之乎抑恥之耶曰此則經之尤顯著者夫濟涇之役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則秦人爲救鄭來也楚爭鄭而秦不爭鄭無故而興師專伐以救我此不可忘矣鄭先君成公將死諸大夫請背楚成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其將死言善如此向使爲鄭大夫者猶有人心而辭豈不行曰寧從伐楚必不從伐秦秦無故救我我何面目報之則晉未必不以爲義而聽其自便而乃不惟從之且先之又踊躍鼓舞以勸諸侯而爭進之雖其言曰如社稷何一似惕晉之威而不得不然然而從之已矣爭先何爲故夫子曰此一人者亦幸有此役而吾不解也吾不知其持何說以兵向秦也可耻也故曰前之書名也表之今之書名也恥之仲尼新意益至此而益著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衛侯下有衎字

衛獻公戒命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皆服朝服而朝日旰晏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至囿不釋皮冠田獵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林父邑孫蒯林父之入使公飲之酒令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取居河之湄而爲亂階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并帑于戚帑子也先與公子分居戚見邊伯玉謀易君伯玉難之從近關出伯玉出境公乃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盡殺之公出奔齊孫子追公敗公徒于阿澤衛人乃立公孫剽穆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時魯使厚成叔弔于衛齊侯以邾邑寄衛君寄寓也古失國寓他所名寄公魯又使臧孫紇至郔唁之言爲伯主不即救邾兼爲之討賊至其冬反合諸國盟會以定新君使逐君之賊親至壇坫以重固其勢三綱絕矣莽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是也若本國君見逐則并不書出奔而但書遜昭十五年公遜于齊是也蓋君而出奔與遜則必有奔之遜之者不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甯殖將死召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于君之意夫子苟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而以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爲君危矣況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修簡書從其原文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父例也若出奔者必書名此不書闕文耳如公羊經文原作衛侯衎出奔齊可驗餘見桓十五年傳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十二年

時伯主安在魯日事奔命屢見侵伐而曾不見伯主之救邾同惡謂何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前吳伐楚喪爲楚所敗而楚復報之子囊師于棠吳不出戰子囊以吳爲不能而勿儆及還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遂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孫林父逐君晉不能討賊平亂反因其所立新君而大爲會以定之使孫林父名儼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將盟書所謂保姦與長亂並犯之矣夫子于此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焉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二年叔孫豹之聘也劉魯城外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前十二年靈王求昏于齊齊侯靈公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劉夏賜齊侯命將昏故先賜命至是遂逆后焉

禮天子不親迎凡逆后必使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今經書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以周制天子下娶尊卑不敵凡娶侯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謂之王婚前桓王娶紀女使魯主婚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往經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何國主婚

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者卽劉康公之子前賜命時稱劉定公卽其人也釋例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士書名今劉夏稱名則非公卿大夫而士矣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官師者士也此亦直書之而義自見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不知何故伐我傳曰貳于晉故也夫貳于晉而伐我則伐晉矣伐晉而晉尙不救不惟不能同好惡兼不能伐惡矣晉之自大而不能相恤如此然則晉霸以來其七十餘年間魯君臣之日夕奔命暴露道路以從晉四伐者爲何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邾

邾者郭也郭不必城今以備齊故城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云八月無丁巳考丁巳在七月一日

邾人伐我南鄙

莒連歲伐我今邾又無故見伐據傳亦以爲貳晉之故乃又云魯使告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因晉侯有疾而止夫晉師救魯有如舉芥而必爲會以救之則仍役諸侯之師且緩不待矣況以疾中止猶是飾文三駕伐鄭四月師北林七月師東門魯君臣帥師以從其如而歸歸而又如者二月之間兩往返焉今邾人伐我距晉侯之卒亦有三月君縱有疾何難遣下軍東出以示救意乃公然袖手至平公卽位欲結諸侯以繼霸始執邾莒二子于溴梁之會事已不及然且爲辭曰

通齊楚之使則仍是晉惡齊楚而討邾莒之貳已於魯何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也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公子悼公即位以羊舌肸叔向爲大傅張君臣張老子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欒黶士鞅士匄子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戎馬御改服既葬除凶服修官臨御百官烝于曲沃既葬卒哭作主祭警祔廟可行時祭守而下在國有守而君自東下會于溴梁圖繼霸也惟時齊久服晉至是不平有爭霸之意故齊侯不至但遣其大夫高固與會而

晉悼得之因先爲討貳執邾子莒子于會且狀其罪曰通齊楚之使則明言齊之已通楚矣及會畢晉侯宴諸侯于溫使諸大夫歌詩而高厚之詩不類不從蓑類苟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而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及諸國大夫自盟而還經不書高厚于會以逃歸也但書大夫盟不書諸國君以大夫自盟國君不與盟也公穀不知本事但疑君在而大夫自盟有政逮大夫之漸而胡氏又宗之夫大夫之盟君使之盟也大夫可盟高厚國君不可盟高厚也今以衆大夫盟一高厚則大夫役諸侯矣若其他大夫向使合衆諸侯以盟一高厚則大夫役諸侯矣若其他盟會雖盡役大夫吾猶惡其奔命無已必國君親臨則諸侯

何罪爲腓肚不如爲贅疣也

晉人誘莒子邾子以歸見前

齊侯伐我北鄙

公未歸而卽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士匄宋人伐許

此鄭伐許而晉師藉之以報楚者本兩事也而夫子今之爲一事雖事本策書而簡書立義迥乎不同卽左氏修策書亦且茫然不知爲何意此夫子全經之所以不可不通讀也據傳許男請遷都思叛楚也諸侯各帥其師以赴晉聽晉遷許而許不肯遷是晉爲許名諸侯而許反却之也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僅留諸侯之師以伐許夫欲留其師而先歸其君固已知其師之有他用矣乃諸侯各歸而惟鄭不然鄭公孫蠆特相鄭伯從諸侯之師而不肯歸于是叔孫豹從魯君歸國而留叔老會晉荀偃及鄭伯衛甯殖宋人伐許則以事言之伐許者晉事也卽或有他用或伐許或伐楚皆晉事也春秋書例凡主事者皆書名在前不問其同事者爲諸侯爲大夫而總以主事者先書之如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雖楚人爲楚大夫子玉而反書之于諸國國君之先何則楚爲政也今晉名諸侯晉謀伐許爲政在晉則自宜先荀偃而忽改其例以先鄭伯雖左氏亦疑之遂造爲說

曰爲夷故也而杜氏又曲解之曰夷者平也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今鄭是伯爵原與卿尊卑等夷可以同會故仲尼新意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益取其等夷故也夫既取等夷則仍當先大夫而後伯若先伯則何云等夷且此等夷何關于大事其于晉平繼霸興兵婁伐諸大禮大典有何重繫而與師之始頓及此例且卿大夫士其與公侯會久矣何會有卿不與會之事而以此爲例全屬無理姝不知夫子之先鄭者子鄭主也其不先荀偃者不使荀偃爲政也益鄭意在伐許晉意在伐楚兩不同矣策書知伐楚而不知伐許簡書則但知伐許而不知伐楚不觀許之請遷晉乎許何以請遷晉以向曾遷楚也向何以遷楚以畏鄭之偪請于楚而遷之也許鄭之相讐久矣其自入春秋以來至隱十一年而許卽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許始復國當齊楚爭鄭時鄭逃齊歸楚齊桓伐鄭而楚救之乃不救鄭而伐許以許間于齊也至晉楚爭鄭則許憩鄭伯于楚楚責鄭而鄭棄楚而歸晉以許間于楚也至鄭悼公時連歲伐許故于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之偪而請遷于楚惟時楚公子申爲之遷之經書許遷于葉是也則是許向之遷楚益爲鄭而遷之矣今許乞遷晉鄭應晉之名不得已而帥師以來而一聞伐許則君臣獨留而帥師以前此非晉伐許而鄭伐許也向遷楚爲何今之遷晉又爲何此皆諸侯所不關而鄭君臣獨刺心者故傳之記請遷晉與經之書請遷葉兩相比合

而不善讀者不察焉若夫伐楚則策書有之觀傳云師次械林師次函氏皆許邑而晉荀偃欒黶復帥師伐楚以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拒之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侵方城之外然後復伐許而還則是晉無意伐許徒借諸侯之師以伐楚其專意伐許者獨鄭耳然而經不書伐楚而但書伐許者以爲伐楚非鄭伯之所得與也夫楊梁之役何役也救鄭之役也楚以救鄭來而鄭帥諸侯之師以報之非人理矣故伐楚之舉雖亦鄭伯所願從而夫子既書伐許則必不與其伐楚而從而削之若與前伐秦之役特書魯衞鄭三卿者有同義焉益仲尼新意必通觀經文而後知之經文一綫必有照顧宋儒謂斷爛朝報此欲廢春秋之言不足道也

狄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郕成子之子孟莊子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魯皆隘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乞晉師也齊兩年之間凡三伐我且與晉爭霸而因晉及我則晉事矣至是告急晉尚曰以寡君之未祔祀言三年喪未畢未急祭也穆叔曰儆邑之急朝不及夕若必待執事之間而至三年恐無及已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二人皆許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穵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傳衛孫蒯林父子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毀其餅汲水器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恐其人故閉門詢罵曰親逐而君林父逐君在十四年爾父爲厲鬼何以田爲衛石買石稷子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執石買傳經凡帥師祇書卿蒯不書非卿也且責買之身爲卿而爲蒯役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洮魯邑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防臧孫紇武仲邑也高厚欲取紇魯師將逆臧孫于旅松遣鄆取紇卽叔梁紇臧疇臧賈皆紇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紇至旅松而還守于防齊師退時齊人有獲臧堅紇族者齊侯使夙沙衛奄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顧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也以杙挾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其弟華臣以閱子皐比幼弱使賊殺其宰華吳幽其妻而索其大璧宋公將逐之左師向戌請舍之已而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以爲逐已也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助齊也

嘉應李恒春書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